

# 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

权延赤 著



# 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

权廷赤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195千 插页: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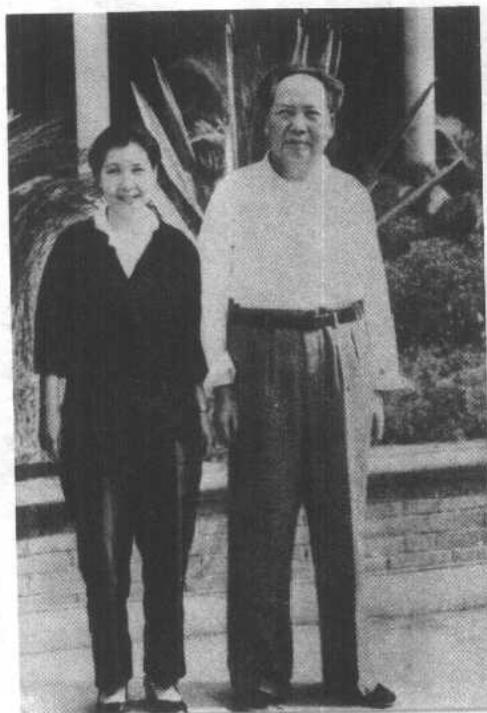
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0,001—38,400 册

ISBN7-204-01754-4/I·259 每册: 4.70元



毛泽东主席在杨  
尚昆、陶铸等陪同下  
检查工作。



陶铸夫人曾志与  
毛泽东主席合影。

悼念陈毅同志



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，毛泽东主席看望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。



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国访问，与欢迎群众在一起。



周恩来总理热情欢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。



叶剑英同志在一次会议上。



许世友将军在七十年代。



1962年陶铸与夫人曾志、女儿陶斯亮在杭州合影。

# 序

伍修权

这几篇文章写的人和事，对于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来说，已有隔世之感。对于许多五、六十岁上了些年纪的人，则恍若昨天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多岁的耄耋之人，其人其事依然历历在目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有责任做一个历史的见证。

历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一个民族的繁衍，从很大程度上是靠文化来维系的。前事之鉴，后事之师也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，历尽艰辛、饱经忧患，在世界文明史中是罕见的。无数志士仁人，为了求真理，前赴后继，舍身取义，才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同样，社会主义事业也不会一蹴而就。也会有风浪、有险阻、有曲折，甚至有倒退。但是，我们从这些开拓者们的经历中，从成功与失败的摸索中，从中华民族拼搏向上的缩影中，不可以引起思索和得出结论吗？不可以领悟到祖国和民族的光明未来吗！

部队作家权延赤，是在革命摇篮中出生，在党的

DM64/33 3

怀抱中长大的。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。抚今追昔、继往开来。我们期待作家写出更多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名篇佳作。这是他们和我们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一九九一年仲夏

## 目 录

序	伍修权
<b>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</b>	(1)
毛泽东推荐的参谋	(1)
打入军统的女特务	(4)
驳倒蒋介石的英才	(12)
在王家坪的跳舞晚会上	(22)
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	(30)
识破高岗的用心	(40)
宰相肚里能撑船	(48)
毛主席与洛阳才子谈古今	(51)
雷英夫看戏	(55)
陈毅向周总理“请罪”	(61)
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	(66)
<b>周恩来的情与爱</b>	(72)
他的爱心与严厉	(80)
他最爱听的歌	(85)
他的感情生活	(91)

在他身边工作	(96)
第一次和他学跳舞	(105)
西花厅里的灯光	(114)
他的步履和轿车	(129)
<b>女儿眼中的许世友</b>	(137)
喝酒不减当年	(137)
我们是父亲的童子军	(144)
他教儿子学游泳	(153)
他没有走麦城	(171)
给毛主席磕头	(180)
那瓶酒，那杆枪	(187)
<b>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纪实</b>	(199)
“吾貌虽瘦，天下必肥”	(199)
“我没有把他保护好”	(209)
“别管我，管全局”	(219)
<b>陶铸出行</b>	(227)
屁股要坐到群众一边来	(228)
种树苗还是种“数字”	(231)
鸡闻名还是灾闻名	(241)
不许给我买东西	(255)
<b>大元帅贺龙的家事与国事</b>	(264)
赫赫大元帅，一颗慈父心	(266)
铮铮伟男子，舐犊情谊深	(278)

#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

## 毛泽东推荐的参谋

一个人在事业上有多大作为，多少成就，并非单纯取决于他的德才，有些时候，机遇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毛泽东来到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讲课，使雷英夫获得一次机遇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次机遇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。

那天早晨，训练队集合，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。青年们朝气十足，搞什么活动都争第一。听课也不例外。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长，按队列要求班长是坐在前面第一个。

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远将军陪同下来到课堂。他讲课前习惯先朝学员们扫视一遍，雷英夫清楚地记得，那目光在自己脸上一掠而过，并没有特殊的停留。

“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……”毛泽东讲这句话时，下面响起一阵翻笔记本的沙沙声。他停顿一下，待学员们都做好准备，才吮吮下唇继续讲下去。

毛泽东讲课是生动的，语言生动，表情也生动。不但要讲明道理，而且善于用眼神与听众交流感情。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，先用疑问的目光从学员们脸孔上缓缓滑过，调动他们跟自己一道来思考，接着，双眼一眨，目光便投向遥远的天际，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郁郁的思考之情，讲出一番

道理。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，讲到激昂之处就会不断地将大手从肩上朝前劈，朝前推，仿佛要劈出一条路，推倒几座山。倘若讲到了得意处，他也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，摇晃起身子，头和右肩向上一耸又一耸……

可是，谁也不曾想到，他其实是很注意观察课堂和那些听讲的学员们的。他注意到有的学员始终不曾抬头，而是忙于记录，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低，记录吃力者；也不乏这样的人，记录虽然快，却毫无重点地试图记下所有能记下来的话。他还注意到了一个青年……

这个青年就是雷英夫。雷英夫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产生了兴趣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上，时而凝望毛泽东，时而俯首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几行字。

课间休息时，毛泽东一边喝茶，一边低声问滕代远：“那个娃娃叫什么？”

滕代远顺着毛泽东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说：“雷英夫。”

“噢。”毛泽东放下茶杯时，很随便地吩咐一声：“回头你调几名学员的笔记本给我看看，把那个娃娃的也拿来。”

果然，毛泽东阅过那些笔记本后，向滕代远问道：“这个娃娃的情况你了解吗？”

滕代远看清毛泽东拿的是雷英夫的笔记本，他已有了准备，不慌不忙点点头：“了解。他是河南人，在洛阳中学读书，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，因为家里穷，交不起学费，差16元钱，学校催几次，他凑不齐，只好退学了。”

“噢。”毛泽东皱起眉头，目光里带着同情。他当年去长沙求学也是四处借钱，深知其中的滋味，“后来呢？”

“想当铁路上的扳道工，没人做保，铁路上不要。又想

当小学教员，也没活动成。考上了文书，没保人，又没做成。后来到西安布庄当学徒，四年才能出师。可他只干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。一天深更半夜，老板说：“有骨气你就给我滚，现在就给我滚。”他啐了老板一口，回头就走了。”

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！”毛泽东讲得抑扬顿挫，很动感情。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，说：“等他毕业，调我身边工作。就当参谋。”

雷英夫事后才知道这个全过程。不过，他没能给毛泽东当参谋。

1939年8月左右，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。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，说：“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，他那里需要两名参谋帮助。”

“好好，我给你推荐两个，”毛泽东连连点头：“参谋训练队有个18岁的娃娃，叫雷英夫，很好，很突出，对军事有一定研究……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主席推荐的还能差吗？就是他了。”

1939年9月，雷英夫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，给叶剑英做军事参谋，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参谋。

然而，他着手工作时，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却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物。

就在他报到不久，大约是1939年10月一天，周公馆里忽然闯进一个陌生人。

“喂，你找谁？”雷英夫匆匆迎上去，拦住这个陌生人。战斗在敌人的心脏，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。

陌生人打量着雷英夫，略犹豫片刻，吞吞吐吐说：“我——我想，找叶剑英谈谈。”

雷英夫没有继续问，默默审视对方。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，比他高出半头，足有一米八。面孔白皙清秀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皮夹克和笔挺的西装裤子，裤线直直地对着鞋尖，那皮鞋也是擦得油黑锃亮。看他这副长相很象个公子哥。不过，目光却是诚实的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从那儿来？”雷英夫坚持先问明情况。

对方沉默着，与雷英夫对视，象是较量谁更有韧性。忽然，他将目光向旁边闪开，声音又轻又快地喃喃一句：“我从那边来，军统局。”

雷英夫一下子张开了嘴巴，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

### 打入军统的女特务

位于重庆市中山西路的曾家岩50号，是一栋三层小楼。1938年底，周恩来到重庆后，为了便于工作，以个人名义租下这栋楼房，当时被人称为“周公馆”，实际是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。

周公馆背靠嘉陵江，右侧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，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，门前为一条狭窄小街，街上游逛的茶客酒徒小贩，有不少都是国民党特务所扮。

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工作，不能不一百二十分地警惕。这名自称张蔚林的陌生人闯入，早已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。特别是张蔚林将下巴朝周公馆右侧方向一努，说明“我从那边来，军统局。”雷英夫不啻听了一声炸雷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雷英夫把这位军统特务引入一间房，马上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，并提出建议：“从接触看，这个人

的态度还比较自然、诚实。不过，斗争复杂，军统又是我们的死对头，不能轻易相信，但也不要轻易放过，可以做做工作，审查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叶剑英点头，“就由你先去挡一阵，设法搞清事实。”

雷英夫迅速回到房间，态度变得温和，但也不掩饰疑问的目光：“你先谈谈，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？都有什么打算？”

张蔚林明白这是必要的手续，呷口茶，轻轻叹口气说：“我原来就是共产党员，是上海地下党的。由于党组织遭破坏，和党失去了联系。为了解决生计，我考上军统无线电训练班，毕业后被分配到皖南，以后又调来重庆，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。国民党太腐败，军统局内部尤其黑暗，我想回到共产党内，想参加八路军，我希望能到延安去……”

问答过程中，雷英夫已经想好了进一步审查的题目。话锋一转，开始询问张蔚林有关军统局的情况：“你了解军统局的编制情况吗？”

张蔚林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。

看来，他确实是老实的。雷英夫将张蔚林提供的情况与我方掌握的情况迅速对比，并且继续出题目，询问了有关驻地、负责人、活动情况等。谈话越来越涉及机密，张蔚林毫无难色地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。

“好吧，张蔚林，你的情况我们研究一下，过两天你再来，那时我们再答复你。”

可以看出，张蔚林想见叶剑英，想回共产党组织里来的心情是迫切的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他明白组织审查的原则和

道理。

当时，周恩来因为在延安摔伤胳膊，到苏联治疗去了。叶剑英负责处理此事，召集军事组有关人员做了研究，当张蔚林第二次来周公馆时，即由曾希圣和雷英夫一道接待。

曾希圣是负责技术侦察工作，当时正有几份密码破译不出来，向张蔚林提出一些有关机密问题后，忽然提出一个请求：“为了证明你的决心，你能把国民党的密码搞出来给我们一份吗？”

张蔚林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。”

三天后，张蔚林又来了，果真搞来了密码本，而且还带了一个人来。

“他叫冯传庆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要回到共产党这边来。”张蔚林向雷英夫介绍。

“我恨透了国民党，一天也不想在那边呆了。你们介绍我去延安吧！”冯传庆迫不及待地要求。

这工夫，曾希圣已拿了密码本去核实，立刻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电报，获得重大情报。他掩饰不住激动心情，飞报叶剑英。叶剑英闻报，立刻来到雷英夫住的房间。

“叶剑英同志来看你们了。”曾希圣小声介绍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代表共产党，代表八路军，欢迎你们过来！”叶剑英边说，边伸出两只手同张蔚林、冯传庆一一握手。

“叶参谋长，我要求恢复党籍。”张蔚林眼里闪出激动的波光，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要求。

“我也要求加入共产党，我要去延安。”冯传庆心里念念不忘延安那块圣地。